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至八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崔景榮　黄克纘

畢自嚴　李長庚　王志道

劉之鳳

崔景榮字自强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

官擢御史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
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
廣輩軍綎馳金帛至景榮家為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
播州平或請以播北畀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
憂去景榮為請蠲蜀一歲租郵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
疏叙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僕少卿三年湍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伊勒敦素驕歲入掠景榮親督戰破之
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伊勒敦絶伊勒敦既失導

亦叩闗求市寧夏歳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
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濟農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歳
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年入為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
政改吏部以疾辭去踰年起宣府大同總督名還晉兵
部尚書會遼瀋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
撫去留景榮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
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
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

南星即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注官景榮皆力持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微不得已為具揭尋以景榮書為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得旨削奪為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黄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歷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就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請停礦稅論劾稅使陳增馬堂他惠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年詔以故官參贊南京機務為御史李若星魏雲中所劾還家俟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上疏陳時政語極痛切不報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

珠寳下吏克纉擬二人辟餘俱末減帝不從命辟六人
餘遣戍克纉言姜昇鄭穏山劉尚理不持一物劉遜拾
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進忠同戮輕重失倫况選
侍簏中物安知非先朝所賜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脱無
自惟請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於是流言四布謂帝
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纉首入其言帝不悦責克纉偏聽
命如前旨已楊漣陳移宫始末帝即宣諭廷臣備述選
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克

纘皇恐上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涉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跡斯爲大孝若謂黨庇李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論之謬末言羣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妄希脫罪克纘墮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畧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旣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

忠為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既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宫幃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纉皇恐引罪大學士劉一燝等亦代為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纉是非舛謬克纉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故為諸人所惡源溥復劾克纉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纉

奏辦再乞休帝不問天啟元年冬加太子太保尋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為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周詆其滅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纘憤援春秋不書隱公閔公之弒力詆文周且白選侍無毆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文周復劾克纘先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毆崩聖母及惟炳疏上得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皇考豈能恝然於是外議紛紜咸言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託而

諸請安選侍者益得藉為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賢方竊柄故前後諭肯牴牾如此克纘歷官中外清彊有執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羣小排東林創要典卒推克纘為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移疾詔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名克纘為工部尚書視事數月復移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有劾之者不就卒於家

畢自嚴字景曾淄川人萬歷二十年進士除松江推官

年少有才幹徵授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道參議内艱闋分守冀寧改河東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備參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名為太僕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增設鎮海諸營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軍由是可用魏忠賢令錦衣千户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以無罵帖疏

論之報聞四方所募兵曰逃亡用自嚴言攝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畧自嚴請為監軍山東白蓮妖賊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初萬厯四十六年遼左用兵議行登萊海運明年二月特設户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語詳李長庚傳及是長庚遷乃命自嚴代敘前平賊功進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時議省天津廵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即以委自嚴又議討朝鮮自嚴言不可遽討當俟請貢輸誠東征効

力徐許其封耳京師數地震因言內批宜慎恩澤宜節人才宜惜內操宜罷語甚切直自嚴在事數年綜核撙節公私賴之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戶部尚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殿工自嚴持不可遂引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自嚴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斛𥨊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

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無羸餘乃京支雜項有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敕

下廷臣各陳所見於是廷臣爭效計畫自嚴擇其可者先列上十二事曰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稅寺産核牙行停修倉厫止葺公署南馬協濟崇文鋪稅京運撥兑板木折價已復列上十二事曰增關稅捐公費鬻生祠酌市稅汰冗役核虛冒加抵贖班軍折銀吏胥納班河濱灘蕩京東水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詔輯賦役全書自嚴言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混派有司聽奸吏

脂灑瓜分其獘為花派當大為申飭因條八式以獻帝即命頒之天下給事中汪始亨極論盜屯損餉之獘自嚴言相沿已久難於覈實請無論軍種民種一照民田起科帝是其議先是忠賢亂政邊餉多缺自嚴給發如期又疏言最耗財者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餉居三之一宜大裁省其次則有撫賞名買修築諸費皆不可不節帝褒納之其冬京師被兵帝憂勞國事旨中夜數發自嚴奏答無滯不敢安寢頭目臃

腫事幸無乏明年夏以六罪自劾乞罷優旨慰留先以
考滿加太子少保敘遵永克復功再進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
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已
陳時務十事意主利民帝悉採納又以兵餉日增屢請
清覈而兵部及督撫率為寢閣復乞汰内地無用之兵
帝即令嚴飭然不能盡行也御史余應桂劾自嚴厰試
讀卷首薦陳于泰乃輔臣周延儒姻婭自嚴引疾乞休

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覈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帝令主庫者核實無有帝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帝益怒遂下自嚴獄遣使逮友元御史李若讜疏救不納踰月給事中吳甘來復抗疏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敘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賜卹如例

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勵清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盡心荒政民賴以蘇盜蔓武定諸州縣討禽其渠魁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後言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歴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歴兎兒島至深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爲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戸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

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為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酙海道截幫運議餞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課言臣考會計録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竒入内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内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顔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

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羢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
國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内供正額及軍
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
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於是戶科給事中官應
震上言考會典於内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
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
内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為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
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

二十二年題準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各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盡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斂之於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以臣計之毋論今年當借即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毋論未來者當濟邊即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隆慶元年

會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舊制陛下獨不聞耶帝卒不聽時諸事刱始百務坌集長庚悉辨治天啟二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就移戶部明年召拜戶部尚書未任以憂歸崇禎元年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為吏部尚書六年正月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輔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

豈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立賜譴黜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為萬世口實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志道漳浦人天啓時為給事中議三案為高攀龍所駁謝病歸其後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學為眞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為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並追

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為民家居十年

國變久之卒

劉之鳳字雝鳴中牟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天啟三年六月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閻鳴泰本末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關內又請亟罷內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瀆奏者罪無赦六年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奪其職崇禎二年起故官帝召周延儒燕見宵分始出之鳳偕同官上

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廷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
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曰舉朝盡欺獨廷儒
一人捐軀為國使陛下真若廷臣無可信而廷儒乃得
剪所忌樹所私曰為馮銓霍維華等報怨此一名也於
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邱山之損忤旨詰責已復
列上五事曰舉謀勇止援兵練土著密偵探選守令俱
見採納累遷刑部侍郎遂代鄭三俊為本部尚書之鳳
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録髙墻罪獨不與上疏言之

報可嘗與左侍郎王命璿名對平臺論律例及獄情帝申飭而退時有火星之變之鳳特請修刑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贓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抵本犯無髓可敲戚屬亦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為此奏其後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遲疑不敢遽發屢疏謝病帝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絞給事

中李清言於律未合同官葛樞復論救帝怒鐫樞級調外十三年四月之鳳獄中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亦置不省竟瘐死計崇禎朝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喬允升坐逸囚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台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繫之鳳論紋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繫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劉澤深卒於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范景

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閒住胡應台再名不赴繼其後者張忻賊陷京師與子庶吉士端並降

贊曰崔景榮黄克纘皆不為東林所與然特不附東林耳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為重於是中立者類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專以與東林厚薄為輕重豈篤論哉畢自嚴李長庚計臣中辦治才而自嚴增賦之議識者病焉劉之鳳議獄不當罪止謫罷竟予

重比刑罰不中欲求治得乎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考證

黄克纘傳劾稅使陳增馬堂　臣章宗瀛按明神宗二十五年命太監陳增稅東昌馬堂稅臨清克纘劾之不報見紀事本末謹附考

畢自嚴傳以六罪自劾　臣章宗瀛按六罪大意以司計無術貽禍封疆自劾乞罷見明崇禎實録謹附考

劉之鳳傳又請亟罷内操忤魏忠賢傳旨切責　臣章

宗瀛按之鳳疏中有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等語忠賢惡之乃與御史李應昇黄尊素等皆矯旨切責見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五十六考證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張鶴鳴弟鶴騰　董漢儒汪泗論

趙彦　王洽王在晉高第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飈 兄元飂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歷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參政分廵臨鞏以才略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廵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砦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即為民合即為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

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剿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勦猓坪賊首老蜡鷄據峰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鷄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鷄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

晉並臥家園不赴至天啟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勉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負氣好謾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

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
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
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
宜並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
已棄廣寧遁鶴鳴內慙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
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行逗遛十七日始抵山
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諜厚啗蒙古綽哈宰
桑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

詈廷弼自觧給事中劉宏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盍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抵言廷弼僨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為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

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於樹罵賊死年八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董漢儒開州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為户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閽三殿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廵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責湖廣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

繫者又為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啟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二千入衛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疏虛聲未可長恃又請誅逃將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

命逮治思任等而大藩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察罕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禽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廕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横漢儒服闋遂不召追叙甘肅功即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

户卒贈少保諡肅敏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坤嘉靖
中進士歷官福建兵備僉事分守福寧倭犯同安坤釋
重囚七人為軍鋒擊倭却之捷聞賚金幣泗論中萬歷
三十八年進士授漳浦知縣調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繕
城堡徵擢御史首請杜内批以嚴履霜之漸又請召還
科臣楊漣等以作士氣巡按江西敦重持大體奸宄肅
然宗人禄不給疏以橋稅贖鍰存留接濟歷太僕寺少
卿嘗識黄道周於諸生中人服其精鑒

趙彥僊施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森居灤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旦數百里萬歷二十三年有司捕

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呪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於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竝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

兵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為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兖州為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兖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遊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郯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彥視師兖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絶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

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横河時賊精鋭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遊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鋭於黄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

躙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至是始伏誅于宏志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宏志突圍走為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振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

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爲喀喇沁部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晝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爲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

忠賢挾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畧王
在晉遣兵助討彥叙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為南
京吏部數詆彥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廕且言
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並京觀毀之尋追叙兵部時
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
邱服闋補長垣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
明其廉能為一方最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

中天啟初諸賢彙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召見羣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修武備核實兵衡將材覈欺蔽懲朘削勤訓練釐積蠹舉異才弭盜賊帝並襃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爭察罕款戰事帝

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竝主象乾策定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歷初總督張佳允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為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問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為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

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
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即命行之嘗奏汰年深武弁無薦
者四十八人以邊才舉監司楊嗣昌梁廷棟後皆大用
二年十月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
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
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
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

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强敵宵遁帝頷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為洽惜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歷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

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啟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為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恇怯劾罷去崇禎二年冬

大清兵破灤州第竄免

梁廷棟鄢陵人父克從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啟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下為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略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

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特召廷棟掌部事時京師雖解嚴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刺廷棟同官陶崇道後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為巡撫總督本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為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

以為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亡也謂制敵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廷棟疏辨乞一巖疆自効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言廷棟輕於發言致臨洮固原入衛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僉事其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

費五六千金合海内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廵按查盤訪緝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廵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懽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户部協議户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

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並咨怨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襃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私不為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宏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囑兵部廷棟亦劾宏勛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也

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已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

御史水佳允者宏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

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闗薊撫劉可訓納賄

營私廷棟疏辯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

主察罕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

頗為奸利廷棟庇之後佳允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

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俱有迹

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閑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

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乃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黄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已法

司定罪廷棟坐大辟以旣死不究云廷棟旣歿其父克
從尚在後賊破鄢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淹死於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知長興縣
四十三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極陳時弊言
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
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内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
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
食黄河水稽天無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

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内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察罕覬賞可憂三黄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吴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

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楊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搆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亓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為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啟元年以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營伏虎山選練蒼

頭軍以資守禦永樂中齊王榑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號齊庶人有睿爐者自負異表與奸人謀不軌明遇捕獲之寘其黨十餘人於法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即位釋還崇禎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進左遷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召拜兵部尚書疏陳四司宿弊悉見採納楊鶴被逮明遇言

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勦並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399固亦宜勦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絶其生路宜急敕新督臣洪承疇諭賊黨殺賊自效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叙録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宏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帝亦納之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過信廵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愈猖獗萊城被圍幾陷乃調關外軍討定之語詳徐從治傳當是時我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棨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棨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為棨解帝不悅逮棨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棨交關悞國同官陳贊化呂黄鍾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踈庸僨事命解任俟勘尋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改工部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廣

寧兵備副使憂歸天啟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閻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委之已甚懼即疏請專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八城畚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剿不能言戰不得計

惟固守當以山海為根基寧遠為門户廣寧為哨探其意專主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桂守寧遠關外規模略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客令所知居言路者詆

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建閫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
舉其言入告適鳳翼遭内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為世
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趨利巧於
避患廷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
年冬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寗光先劾鳳翼前撫保定
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
祠者俱入逆案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

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既復遵永四城叙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條奏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為兵部尚書明年二月召對平臺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同奉為國任事潔已率屬之諭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給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

食二餉帝竝從之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以兵事日棘劾鳳翼溺職鳳翼連疏乞休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
大清西征察罕師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草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閔住帝以為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强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

奇瑜以招撫僨事給事中顧國寶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勦中原羣盜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為總督鳳翼不能決既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請以江北廵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温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燬鳳陽皇陵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鄉里為憂

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兵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辯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為期督臣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

文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既益以祖寛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請以賊在關内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偪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剿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剿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棋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

此賊何日平乞嚴敕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為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為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

斬級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必至無所
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寛之文法俾
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
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軍殺將明日又陷
邑殘州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
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寛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
言江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内鄉
淅川大山中闖中賊亦由閿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敕

河南鄖陽陜西三廵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廵撫移師近界聽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過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尚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

官羅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已已之變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黄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剿寇功有詔叙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温體仁

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逭責乃竟以畏法死
陳新甲長壽人萬歷時舉於鄉為定州知州崇禎元年
入為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
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征
繕悉倚賴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
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為言乃報可新甲言臣
蒙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
不許尋進副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

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以戎備久弛親歷塞垣經前人足跡所不到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頹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為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内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會

大清兵三路南下詔新甲受代即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殁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

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其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讐帝不問旣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諸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亦不問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十三年正月召代傅宗龍爲兵部尚書自宏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

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竝採用之復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即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即與優叙若四郊被寇與失機竝論帝即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啟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竝以微

罪繫獄新甲於召對時稱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鐫秩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絶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

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為我

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深以為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爗劾新甲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

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
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深結中官為援與司禮
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闖賊蹂躪河
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亡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
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
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
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

陛陛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陛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陛陛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駭愕交章劾陛陛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悮以為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慍

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豈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

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黄霧四塞識者以為不祥及是果應

馮元飈字爾弢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啟元年元飈與兄元飂同舉於鄉明年元飈成進士歴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户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飈力争時元飂亦疏論中官兄弟俱有直聲無何上疏

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又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復薦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飈復摭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遂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鳳陽皇陵燬廷臣交論溫體仁王應熊朋比悞國元飈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

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遷禮科右給事中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因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宮講官左諭德黄道周為首輔張至發所抳且疏詆之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兩疏詆元飈帝皆置不問由户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

改南京太僕卿就遷通政使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颺多智數尚權譎與兄元颷𠀤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颺因與善延儒欲以振𩝐為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颷令引吳甡入閣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颷沮止之開元以是獲重譴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颷署部事一日帝召諸大臣遊西苑賜宴明德殿因論兵事良久出

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内製火箭次第示元飈元飈為辨其良楛帝曰大司馬缺久無踰卿者元飈以多病辭乃用張國維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飈為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飈顧不能有所為河南湖廣地盡陷闖寧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劇乞休帝慰留之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飈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飈謂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飈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

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鬬白高兩將不可任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福王時元飈卒其家請䘏給事中吳适言元飈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使悞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元颺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事元颺抗疏謂內臣當別立公署不當踞二部

堂二部司屬亦不得至彛憲門犯交結禁帝責以沽名彛憲亦愠元飈請告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蘇松兵備參議温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奥主元飈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廵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其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廵按倪元珙以屬元飈元飈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並獲譴元飈謫山東鹽運司判官

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廵撫天津兼督遼餉明年叙軍功廕一子錦衣衛時元飇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宫參療元颷疾而元颷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飇乃由海道脱歸是秋九月卒

賛曰明季疆埸多故則重本兵之權而居是位者乃多庸闇闒冗之輩若張鶴鳴之任王化貞陳新甲之舉丁

啟睿皆闇於知人至松山之役其悞國可勝言哉梁廷棟謂民窮之故在官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說是所謂亡國之言也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考證

趙彦傳先是薊州人王森倡白蓮教　臣章宗瀛按明紀本末王森作深州人與此互異謹附考

陳新甲傳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豈不甚於薄城耶豈舊本作七　臣章宗瀛按戮辱親藩蓋指新甲任兵部時襄福二王被難而言但句中七字與上下文俱不貫考明崇禎本紀流寇之禍親藩被害者襄

福而外則有貴陽王至秦王之降楚王之沈於江皆崇禎十五年後事新甲以十五年八月誅安得論及此七字當是豈字之訛謹改

馮元飈傳時鳳陽皇陵燬 臣章宗瀛按陵寢之變將大赦元飈請復先後建言諸臣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黄道周等官又崇禎十五年正月朔食元飈復指斥內閣皆不納見明實録傳未載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考證